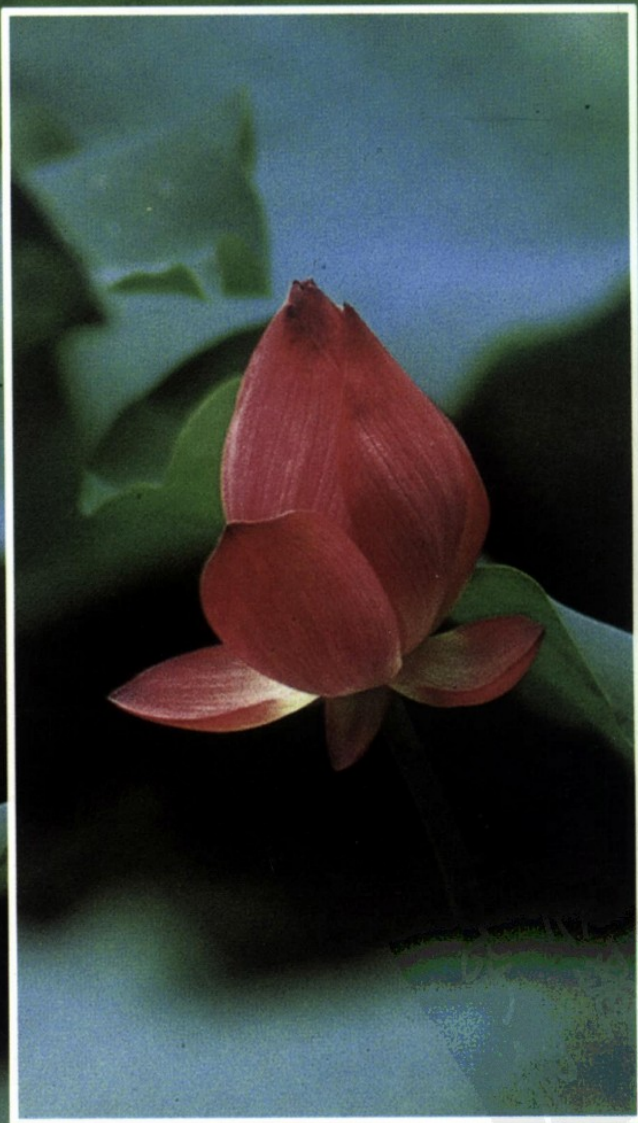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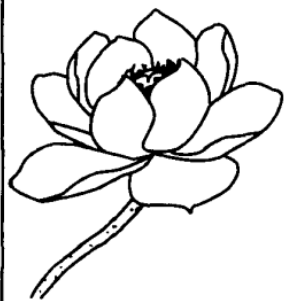
虛雲和尚法彙續編





虛雲和尚法彙續編

妙音精舍敬贈



寶華堂

PDG

紀念虛雲老和尚圓寂四十周年



像贊

虛空法界身
雲遊遍十方
法眼本圓明
相德自莊嚴

寬茂發敬印
公元一九九九年農曆九月十二日

虛雲老和尚法相



壹佰壹拾捌歲

佛二九七三
年十月七日

虛雲老和尚在世佛學會留影



佛教世人持淨戒
戒淨莊嚴清淨身
了知舍那心地印
生佛無殊一體真

虛雲題





應無所住

己亥夏
康雲題
百廿



佛教世人持淨戒
戒淨莊嚴清淨身
了知舍那心地印
生佛無殊一體真

虛雲題



前言

孔子有言：『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吾師虛雲老和尚現壽耆相，挺生季世，住世百二十年，在社會急遽變化，法門極度衰落之際，以艱苦卓絕，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堅毅不拔的大無畏精神，遠紹如來，近光遺法，廣建法幢，普度衆生。虛老一生的輝煌德業，証明孔氏之言確爲千古不易之談。

虛老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寸陰是競的一生。他在五十六歲以前，大事未明，親恩未報，一瓶一鉢，煙水百城，磨煉性情，積聚資糧，以究明己躬大事爲期。至五十六歲時，在高旻禪堂『茶杯墮地，一聲破碎，頓斷疑根，慶快平生』。從此以後，出世弘法，將自己的生命與佛法的興衰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百年如一日，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始終沒有停止過爲佛法奔勞奉獻的腳步。『挑雪填井無休歇，龜毛作柱興叢林。』虛老曾用這樣的話來形容他爲法勤勞的一生。爲了弘法利生，興復祖庭，攝化有緣，利濟群生，他忙了一輩子！虛老一生只知道創造，只知道奉獻，從不貪圖享受。一座祖庭修好了，不是把持着不放手，而是隨時付托，自己又去開拓，又去創造。

虛老是一位禪者，不喜歡別人對他作無謂的頌揚。他的行持是爲自己受用的；他

接引學人，亦在使學人解粘去縛，自得受用。自度度他，自覺覺他，行到即可，本不以語言文字爲重。所以，虛老百年住世，熾然建立，塵說剝說，度人無量，而留下來的文字記錄卻非常少。這中間當然也有人爲的因素，使得老和尚的許多珍貴文稿遺失了。

文以載道。語言文字雖不即是道，而道卻也不能絕對地離開語言文字。有鑒於此，虛老身邊的弟子時以編年譜、印語錄爲請。在衆弟子的催促勸請下，乃命門人佛源、覺民、妙法等，搜集百年往事軼文，成《虛雲和尚年譜》及《虛雲和尚法彙》，交香港岑學呂居士編輯出版。其時爲一九五一年冬至一九五二年春，筆者當時亦隨侍左右，有時也幫忙抄抄寫寫，剪剪貼貼。這兩本書自出版後，已在港臺等地再版多次，且有英譯本出版。書中對虛老一生的事跡及能搜羅到的文字，已基本大備。但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一些文稿，在《法彙》中獨付缺如。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這都是應該予以彌補的一個缺陷。爲此，筆者曾在一九六二年虛老圓寂三週年之際，利用課餘時間，將自己平時搜集到一些資料，編成《虛雲和尚法彙續編》，並在粵漢少數同門的贊助下油印百本結緣。照現在的眼光看，這不但是一件壞事，而且是一件保存佛教史料、發揚虛老愛國愛教精神的大好事。可是，當時的形勢不同，看法不同，得出的結論也截然不同。由於這件事，我在中國佛學院受到「劃爲右派、開除學籍、監督勞動

『的錯誤處分。由於這件事，一頂右派帽子戴了十五年。也由於這件事，使我在『文革』十年中除了勞動上、生活上的種種艱苦歷程之外，而政治方面則基本上平安無事，沒有受到大的衝擊。塞翁失馬，因禍得福。這也許是虛老在常寂光中冥垂加護所致吧。

今年九月，海內外佛教界掀起了紀念虛老誕辰一百五十週年的盛舉，各地都舉行了一係列極有意義的活動，極一時之盛。虛老入寂之地的江西永修雲居山眞如寺常住還在老人生前所居雲居茅蓬遺址上，修建了一座規模可觀的『虛雲紀念堂』，堂中供奉虛老等身青銅像。河北佛協在臨濟祖庭舉行傳供法會，〈禪〉刊發表了〈紀念虛老，學習虛老〉的社論，並成立『虛雲印經功德藏』，擬長期印經結緣。在此因緣促成下，我也決心將十八年前倉卒輯成的〈虛雲和尚法彙續編〉（這是在故紙堆中找到的幸存的一本）加以整理，還選編了一本〈虛雲和尚開示錄〉，一並由河北佛協印送結緣，也算是我們對紀念虛老誕辰一百五十週年的一份獻禮。

要印書，首先遇到的是經費問題。當海內外的許多師友得知我們要印贈虛老的法語，都非常踴躍地隨喜贊助。特別是香港石溪蘭若心明法師，美國紐約佛恩寺法雲法師、正覺寺佛性法師、東海禪林達威法師、明慈居士，廣州劉漢民居士等，都協助募捐淨資，助成此事。師友們的熱忱愛護，深深地感動着我，鼓舞着我，使我更有信心

、有力量來從事以文弘法的工作。

這次鉛印的《法彙續編》，基本上保持了一九六二年油印本的原貌，內容上也沒有作更多的補充。下一步我想把在港臺出版的《虛雲和尚年譜》加以整理，出版流通。如果時間允許的話，這個工作在一九九一年內也許可以完成。我非常希望海內外教友能夠提供有關虛老的資料（書籍、報刊、手稿、照片等均所歡迎），以充實新編《年譜》的內容。

此書的鉛印出版，承蒙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老居士賜寫書名與題詞，使本書增光不少，謹致深切謝意。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淨慧

虛雲和尚行業記

紀念虛雲和尚圓寂三十週年

淨慧

虛雲和尚名滿天下，望重宗門，海內外談禪者莫不仰爲泰斗。他一生尋師訪道，參禪見性；復興名藍古剎，倡導農禪道風；弘揚佛法，利濟群生，悲深願大，心堅行苦，孜孜矻矻，至老不移，深受佛教徒及社會人士的尊仰與欽敬。

筆者不敏，障深慧淺，聞道於童年，遇師於晚景。憶自一九五一年春於雲門依止納俱，至一九五九年老人於雲居茅蓬示寂，春秋十易，或親炙教益於塵拂棒喝之下，或隨侍巾瓶於燕山楚水之間，期許有加，道業未成。對於老人言教事跡，向所留心。一九六二年秋，曾有《虛雲和尚法彙續編》之輯。茲不揣陋劣，述其行業，冀發幽光於萬一，昭信史於千齡。

虛雲和尚名古巖，又名演徹，字德清，晚年自號虛雲、幻遊，祖籍湖南湘鄉縣，俗姓蕭，父玉堂，生母顏氏，庶母王氏。因其父在福建做官，所以虛雲和尚出生在福建泉州。他出生後不久，其生母顏氏夫人即去世，乃由庶母王氏夫人撫育。十三歲時隨父回湖南湘鄉。自幼不喜葷腥，見三寶物即生歡喜心，喜讀佛書。十七歲時即萌出

家之念，乃與堂弟一起出走南岳，行至半途，被家人截回。父母爲了打消他想出家的念頭，強其離湘至閩，並命與田、譚二氏成婚。雖如此，同居而無染，處濁而不緇，出塵之志益堅。十九歲時，又潛往福州鼓山湧泉寺從常開法師披剃出家。次年，依妙蓮和尚受具足戒。

中國佛教叢林晚近以來，按其住持人選產生的方式而分爲傳賢、傳法、子孫三種類型，鼓山即爲傳法叢林，且臨濟、曹洞二宗並傳，虛老受臨濟衣鉢於妙蓮和尚，爲臨濟宗四十三世；受曹洞衣鉢於耀成和尚，爲曹洞宗四十七世。

虛老在青年時期，志篤行堅，苦心向道。他雖然出生在富貴家庭，出家後一切放下，苦節自勵。在鼓山隱居巖洞多年，冬夏一衲，並且常以野菜充饑。

虛老二十四歲時，其父親玉堂公在湖南湘鄉病逝，庶母王氏遂領田、譚二氏於湘鄉觀音山削髮爲尼。庶母王氏法名妙淨，田氏法名眞潔，譚氏法名清節。虛老知此消息，悲喜交集。悲者父亡而未盡孝，喜者一家歸佛，共結菩提勝因，可免後顧之憂。從此虛老即離巖洞、回湧泉寺服勞事衆，曾任水頭（叢林專司擔水之職）、園頭（專司種菜）、行堂（食堂服務）等苦行職事，前後四年，手胼足胝，不以爲勞。

二十七歲離鼓山，先後在浙江天臺山、普陀山、天童寺、阿育王寺、杭州三天竺、常州天寧寺、鎮江金山寺、揚州高旻寺等名山大刹，從融鏡、敏曦、天朗、觀心、

大定、朗輝諸老宿研習經教，參究禪宗。爲報父母養育之恩，虛老曾三步一拜從普陀山一直拜到山西五臺山，歷時三年，才圓滿成就這一深心大願。途中風霜雨雪，疾病饑寒，行人之所難行，忍人之所難忍，艱苦備嘗，道業日隆。此後又參訪陝西終南山、四川峨眉山、拉薩三大寺，並由西藏至印度、錫蘭（今斯里蘭卡）、緬甸等國，朝禮佛跡。由緬甸回國，朝拜雲南雞足山，經貴州、湖南、湖北等地，禮安徽九華山，再至揚州高旻寺參加禪七法會。此次禪七由赤山法忍和尚主七，一連十二個禪七，共計八十餘天。虛老在此期間，精進勇猛，以悟爲期。進堂二十餘天後，工夫落堂（定境現前，妄念頓息），晝夜如一，行動如飛。某日夜晚坐養息香時，睜眼忽見大光明，如同白晝，見河中行船，上下遠近皆悉瞭然。自知是參禪工夫純熟的境界，置之不理。至第八七的第三晚六枝香開靜時，護七師倒開水衝到手上，茶杯落地，一聲破碎，使疑根頓斷，如從夢醒，悟透禪關，因述二偈以記悟境：

杯子撲落地，響聲明漚漚，
虛空粉碎也，狂心當下息。

燙著手，打碎杯，家破人亡語難開，
春到花香處處秀，山河大地是如來。

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至終南山結茅潛修，與戒塵法師結爲同參。自後數十年兩人在弘法事業上相互扶持，情同手足。在終南山結茆期間，一日煮芋在釜，跣跣待熟，不覺定去，經半月之久，始由山中禪友開靜出定。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虛老與戒塵同時離終南山，朝峨眉山後至雞足山。虛老在昆明江南會館閉關，戒塵爲護關。三年出關，再至雞足山，大覺寺道成長老請虛老主持鉢孟庵，改建十方叢林，由戒塵襄理寺務，自往南洋等地募緣建寺。至宣統元年（一九〇九）自北京請得《龍藏》全部回雞足山，敕改鉢孟庵爲護國祝聖寺。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虛老庶母王氏（出家後法名妙淨）在湖南觀音山留偈西逝。民國壬戌（一九二二）陳榮昌撰《妙淨尼留偈記》誌其事，虛老爲之樹碑於雲南昆明華亭寺，至今猶存。

宣統三年（一九一）革命軍興，清政權被推翻，革故鼎新，民國肇建。時李根源任雲南省革命軍協統。李素惡諸方僧徒不守戒律，率兵進駐雞足山悉檀寺，毀金頂雞足天王銅像及佛殿，並指名要捕虛老問罪。虛老置個人安危於度外，直詣軍門，同李根源往復論辯，終使李氏開顏致敬，停止毀寺逐僧之舉。自後李氏皈依佛教，數十年護持法門，老而彌篤。當時佛教界有中華佛教總會之籌，虛老由滇至滬，參與其事。後爲保護廟產事，又偕寄禪和尚同至北京。事未息而寄禪和尚在法源寺示寂，遂扶

樞至滬，旋回滇成立佛教會滇省分會。一九一八年自南洋迎請玉佛回祝聖寺供養。其後常至昆明等地講經說法，主持水陸道場，深得雲南督軍唐繼堯等人的歸信，法緣之盛，同世罕匹。至一九二〇年，祝聖寺興建工程大體告竣，應滇督唐繼堯之請，移錫昆明華亭寺，重興古刹，改名雲棲寺。後掘地基而得『雲棲』殘碑，無心合古，亦宿緣也。虛老在此十載辛苦，百廢俱興。一九二九年應福建省主席楊幼京之請，回鼓山任住持。講經傳戒，整頓寺規，創辦戒律學院，恢復禪堂規則，修建頽廢殿宇，整理經版文物，除舊布新，艱苦備嘗。

一九三四年，應廣東諸護法及李漢魂將軍之請，虛老移錫曹溪，主持重興六祖道場南華寺。一九三六年，林森、蔣介石、居正等巡禮南華，並各捐俸助修殿堂。當時日軍侵華，國難當頭，全國處於抗戰救亡緊急關頭，虛老提議全寺大眾每日禮懺二小時，爲我前線官兵祈福消災；全體大眾減省晚食，節積餘糧，獻助國家賑濟災民。一九四〇年，廣州淪陷。一九四一年，曲江縣嚴重缺糧，饑民甚衆，虛老乃將衆善信供養的果資二十多萬元，悉數交與粵省政府以爲賑濟災民之用。一九四二年於南華寺東建無盡庵，以爲比丘尼道場。這年冬天，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等派屈映光等到粵，請虛老赴重慶主持『護國息災大悲法會』。十一月六日由南華寺啓程，至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法會圓滿，歷時三個多月。法會在慈雲寺、華巖寺同時舉行。期間，名公巨